



## 湘赣行遣怀两阕

■ 安徽合肥 张武扬

### 念奴娇·登南岳祝融峰有感

祝融万丈，任山悬拔地，风摇岩洞。七十二芙蓉揽秀，九陌参差吹暖。地辟鸿蒙，翕张今古，迤迳潇湘见。烟迷松韵，叠峦裁度天半。

继响工部谁诗？余霞散绮，险韵惊回雁。雾涌峰流遥纵目，云梦试开风卷。历览玃衡，众嶂独秀，禅意雕栏唤。擎空危立，一倾南岳酬愿。

注：1.七十二芙蓉：南岳衡山逶迤八百里，有72峰，美誉为“七十二芙蓉”。2.工部：指杜甫，世称“杜工部”，其诗《望岳》之南岳衡山影响深远。3.云梦：洞庭湖古称云梦。4.玃衡：“璇玑玉衡”的简称，古代观测天体的仪器。据志书记载，衡山因其位于星座二十八宿的轸星之翼，犹如衡器，可称天地。

### 水调歌头·登三清山寄怀

千古幻灵境，突兀隔云烟。八荒腾掷嵯峨，双剑野泉悬。巨蟒盘纤碧嶂，争逐蓬瀛神女，峻拔叠岩巅。形胜妙吴楚，山水纵奇观。

混沌始，峥嵘出，揽群山。丹梯崖壑独抚，峰涌峭危看。栈道凌空遍览，云侣仙风道骨，长啸俯尘寰。天下三清秀，泼黛耸苍峦。

注：双剑峰、巨蟒峰、神女峰均是三清山著名景观。

## 有的时候

■ 安徽合肥 王慧萍

一场热带风暴来临之前  
我想象自己沉入深海  
梦乡  
深情的蔚蓝  
覆盖所有的希望之上  
如果你走进  
会听到音乐的冰泉  
缓缓流淌  
带着我之思念  
飞向远方  
一个个音符  
因此飞扬  
高山群川之上  
成一片片云朵  
心旁  
是太阳的目光  
沙漠的歌唱  
一滴滴晶莹  
金光闪闪

## 五音不全

■ 安徽合肥 日月

我是个没有一点文艺细胞的人。记得上中学那时，我最不喜欢上的就是音乐课。到初二下学期，音乐老师突然接任我们班级班主任。恰在这时候，合肥市要在江淮大戏院举办一场大型文艺活动，并给我们学校下达了出一个文艺节目的演出任务。

班主任组织我们全班同学利用课余时间排练一个大合唱，有一首是班主任自己创作的歌曲，叫《在绿色的田野上》。班主任还别出心裁邀请一位会唱苏州评弹的老师教我们用苏州评弹演唱。说来也巧，我的个头在班里既不算高，又不算矮，无论是按男女生排，还是按声部排，怎么排我都是排在靠后一排边上的位置。我暗暗窃喜，这样既不担心自己会跑“调”，又能浑水摸鱼不被别人发现。这是我人生第一回登台参加文艺演出的“秘史”。此后，我就彻底告别了文艺这一“舞台”。

2000年，我刚出任部队宣传处处长不久，有一天，部队军政主官找我谈心。谈着，谈着，不知怎么谈到文工团的发展话题。政委问我：“如果让你来管文工团，你会怎么管？”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要我管，我平时只管三件事！文工团首先是兵。兵演兵，先是兵，演得才会像兵。第一就是严格按照部队的条令条例管理文工团；第二抓创作；第三抓特色。”政委一听笑了，啥也没说。一个月后，部队开始编制调整，按照上级文件将文化处合并到宣传处，文工团随之成为宣传处的一个营级单位。我一听到这消息，赶紧跑去找政委说情况，看能不能不让我管文工团，我话刚一说出口，政委一边取下眼镜，用纸巾擦了擦；一边绷着脸，十分严肃地说：“你是位老兵吧？！应该知道啥叫军令如山？！”政委这么一说，我不好再往下说。政委看了看我，又笑着说：“你管文

工团的思路很好！你就按你的套路管！”我一听，心里啥都明白了，感情政委上次已给我挖好了“坑”，就等着我往里跳呀！

打这以后，抓文艺成了我的重要职责之一。我在抓好宣传工作、文化工作以外，还得经常去审节目，看台词，改剧本，有时兴致一上来还帮着创作一些歌词……每次文工团演员登台演出，我都得在台下坐立不安，生怕哪个环节出啥差错……偶尔人手不够，还得去跑跑龙套，催催场。在我的严格管理和精雕细刻下，文工团演出质量提升很快，一下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三三流院团，跃入全国武警部队第一方阵，并在部队内外享有一定的声誉。

2004年，我到地方工作，没过几年，组织上又让我兼起机关工会主席。说具体点，就是每年机关春节联欢晚会首当其冲得牵头去组织。机关内部联欢还不在话下，关键常常还得与省直其他单位一起搞联欢，这出手的文艺节目质量不能低，思想性、艺术性、欣赏性、娱乐性得融为一体。况且机关又是一个卧虎藏龙、人才济济的地方，还有一些人原先就是专业文艺人才，要牵头组织编排一台文艺晚会，对我这个连业余水准都不够格的人来说，真的好难好难呀！

有时向同事请教一些文艺演出上的事，她们总喜欢说：“你在部队当宣传处处长时，你们文工团被你带得风生水起！咱们这演出，是内部联欢，对你来说，岂不是小菜一碟！”嗨！有时啊，越是谦虚，越是真心实意讨教，别人越不信！我这一干，就是咬牙坚持了8年。后来因工作变动，我又一次沦为专业观众。有些同事一见我，表示还挺怀念过去的一次次文艺晚会。

## 写春联

■ 辽宁沈阳 程远

元旦一过，街上就有卖春联的了。不仅街上，就是商店里的文化柜台和批发市场也挂满了春联和福字，有的红底黑字，有的红底金字，有的描边，有的勾框，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不过，这些春联虽然形式多样，内容和字体却是大同小异，仿佛一个模子出来的，有的甚至味同嚼蜡。这不禁让我生出许多感慨来，想起从前那些写春联的日子。

记得小时候，每到腊月二十九的晚上，父亲总是将白天买来的红纸用剪刀裁好，然后折成大小相同的印格，再把墨水倒进瓷碗中，将毛笔润开……抬起头，做一会儿沉思状，父亲开始提笔书写，其字其词，颇有一种妙手偶得的意思。我和哥哥弟弟围在一旁，或拽纸，或伏桌，或争抢着将写好的春联放在地上炕上晾晒。那时，我们并不知道父亲的字写得如何，词儿撰得怎样。父亲只有小学文化，我们更是懵懂无知。现在想来，父亲写的春联估计也是民间常用的那种，什么“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什么“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人间福满门”之类，但无疑，此种情景已如种子深深埋入我们心间，直到有一天，三哥开始动起笔来。

三哥当然不是小学五年级的水平。那时他已念初中，且爱好文学，不仅喜欢作文，亦喜欢写毛笔字，经常临摹的是《灵飞经》《三希堂》。如你所知，这种蝇头小楷是不适合写春联的，但有了这般端庄秀丽的骨架，谁说春联不会神采飞扬呢！受三哥的影响，我亦跟着涂抹，且将平时积攒的零钱用来购买各种字帖，颜欧柳赵，苏黄米蔡，一应俱全。等到三哥上矿参加工作，家里的春联就由我执笔了，起先尽管有

些战战兢兢，哆哆嗦嗦，但写着写着，竟不觉飘飞起来，直到有一天，父亲指着其中的一个字说：这个“捺”，如果用锯条拉掉一截就受看多了！弄得我一阵脸红，心想一定要练好毛笔字，超过父亲和三哥。

那时过年，即使不是家家户户写春联，一般也是到镇上有文化的人家里去求，比如学校老师，生产队会计，单位搞宣传的人。拿上几张红纸，递上一包香烟，就是没有香烟，客气地说声谢谢，也会满载而归。那时，似乎商店只卖年画，不卖春联。而整个中学时代，我家的春联和年画都是由我操作，不仅自给自足，还要给邻居写，给同学写，甚至给老师写。

后来，父母家从故乡搬到矿上来，每年春节，我虽然也给家里写春联，但给邻居写的少了，与恩师的交流也少了，更多的是给单位写。不仅是自己供职的单位，一些朋友所在的单位也常讨要。这时，春联的尺寸变了，内容也变了，有的是人家要求的字句，有的则要自己编写，无疑，这增加了难度，但也容易使人乐此不疲，往往大年三十的上午，同事们都已回家忙活年了，自己还在办公室里奋笔疾书。这时，来取春联的人往往会扔下一条烟几袋糖的，权当润笔费了。

如今我也早已迁居城里，无论寄居在学校宿舍，还是借住朋友的房子，我都没有贴过春联，直到有了自己的新居，才在房门上贴了一副，次年父亲去世，便没有再更换。所以，现在我家房门上的春联依然是四年前贴的那副，是我喜欢的一句古人的联语：

春风大雅能容物，  
秋水文章不染尘。